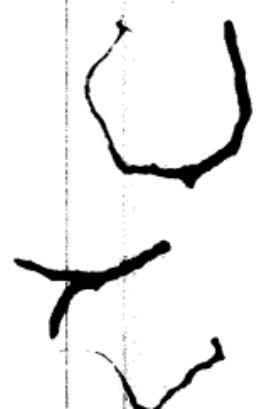


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崇



王罕札木合別傳第二

蒙兀兒史記卷第二

武進屠 寄纂

王罕名脫幹鄰

勒名從秘史親征錄作脫憐元史脫里

客列亦惕部長也

史錄作客烈或怯列今從秘史又秘史有汪豁

真種姓的人蒙文作汪豁只惕指王罕本族一部分人以別於

其它客列亦人乃後來之稱謂非王罕本以汪豁真為氏也

客列亦始居謙州

元史地理志西

北地附錄謙州注或曰王罕始居此地是也西遊記稱為欠欠州

古堅昆國地本漢康居遺種

元史不忽木傳世為康里部大人即

漢高車國也祖海藍伯嘗事克烈王可汗王可汗滅即棄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按漢書有康居無高車元魏書有高車無康居而元史乃云康里即漢高車是認高車與康居同種也且海藍

伯事王可汗宜云世為克烈部大人乃云世為康里部大人是又明認克烈與康里同種也

逐水艸移徙不常厥居在西者曰

康里

居漢康居故地

在東者曰客列亦

康里客列音本相近史家以其部居一西一東故異其譯字以別之

所居好依林

木

王罕始居之謙州地多林木後徙土兀刺黑林仍沿其林居之舊習也

而衣冠用繒罽則與諸幹亦刺惕絕

異

蒙古遊牧記云土爾扈特習蒙古俗務畜牧與俄羅斯居城郭者異衣冠用繒罽復與諸衛拉特絕異按土爾扈特本王罕遺族

語言同突厥信仰

景教與乃蠻同

太宗時右丞相鎮海怯烈氏旭烈兀孫阿魯渾之妃烏魯克可敦乃王罕孫撒里只之女西書皆稱其奉尼士陀利之天主教足証客列亦部多景

教

王罕之祖默兒忽察

名見辣施特書秘史蒙文無之

號不亦魯

黑

罕

釋義見塔陽傳為塔塔兒

部長那烏兒執送金廷死於木驢非刑

木驢非刑詳本紀

其妻痛夫遭慘禍

矢志復仇遣使致意於那烏兒謬為欲嫁之者那烏兒信之默兒

忽察之寡妻以百羊十馬及盛馬湏革囊百為從嫁貲裝伏甲囊

中載往那烏兒不知也方宴飲甲士驟出諸媵臣亦拔刃而起殺

那烏兒暨其家族以上事見乞迷亞可丁所著蒙元史足補秘史之闕默兒忽察四子練施特書三子說與秘史不符長

曰忽兒察忽思名從秘史親征錄忽兒札胡思元史忽兒札忽思音同次曰古兒罕親征錄菊律可汗元史菊兒今從秘史此汗號也非

基又次台帖木兒太石句不花帖木兒而忽兒察忽思嗣為部長

仍號不亦魯黑罕忽兒察忽思有子四十人脫幹鄰勒

最長七歲時為不兀刺客額列之蔑兒乞人掠去被以花羔之裘

令舂碓於僻涼格河上忽兒察忽思以兵破敵救之歸年十三又

與母同為塔塔兒種阿澤罕所掠令牧駝羊乘閒脫歸忽兒察忽

思卒脫幹鄰勒嗣掌部事性猜忌嗣位未幾以嫌疑殺父之弟台

帖木兒太石及不花帖木兒秘史卷五云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諸弟殺戮而末善所殺者之皆卷七成吉思使責王罕云後你將

台帖木兒太子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將你弟額兒客合刺要殺云你弟者所以別於台帖

木兒不花帖木兒也之迷亞可丁則云即位未幾殺二叔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直稱二叔語意

較明又欲殺親弟額兒客合刺額兒客合刺亡命乃蠻其叔古兒罕

怒脫幹鄰勒推殘骨肉舉兵逐之自為部長脫幹鄰勒以百人逃

入合刺溫之隘

蒙古游牧記土謝圖汗右翼左末旗牧地有溫泉水道提綱庫庫齊納圖山當鄂爾坤河南岸有溫泉按圖作哈爾博布拉克即此合刺溫

納

女忽札兀兒於蔑兒乞酋脫

黑

脫阿假道赴成吉思之父也速該

把阿秃兒乞援也速該爲起兵逐古兒罕走西夏招集客列亦惕

流攜之衆使還事脫幹鄰

勒

脫幹鄰復位深感也速該結爲安

答遂去欠欠州建牙土兀刺沐漣之黑林

今土謝圖汗中旗有汗山其東有地名昭莫多譯言有林木蒙古游

牧記云蓋卽元祕史所云土兀刺河邊黑林子爲客列亦惕種姓王罕所卓帳矣

土兀刺沐漣者唐書所謂獨樂水

亦作獨洛

回紇同邏部故庭也也速該卒後成吉思遭三種蔑兒乞之難字

兒帖兀真被掠脫幹鄰

勒

實援之先是孛兒帖于歸成吉思時其

母速壇與以黑貂之裘一襲爲失帖坤

勒

失帖坤者華言摯見

翁姑禮也成吉思謂諸弟曰吾父在時與客列亦部長脫幹鄰

爲安答是脫幹鄰

勒

實我輩父執也當往禮之遂與合撒兒別

古台二弟齎裘詣土兀刺黑林獻脫幹鄰

勒

曰公曩與先君也速

該爲安答吾之視公猶吾父也吾妻以是裘獻吾母吾母未服謹

轉以獻之父脫幹鄰

勒

大說曰受子珍裘無以爲報汝部衆星散

吾當助汝復之。既許汝，不忘也。成吉思兄弟自此父事脫斡鄰，勒常稱之曰：「額赤格，額赤格，猶華言父。」及是以蔑兒乞之難告，且請援。脫斡鄰，勒曰：「汝往歲贈我貂裘，我不云爲汝收集舊部乎？」斯言銘心，未敢或忘。今蔑兒乞襲汝，劫汝妻去。此正吾踐言之時，必爲汝復仇。汝可以此事告札木合弟。彼今駐牧斡難豁兒豁納，黑主不兒。我自此起軍二萬爲右翼，其左翼請札木合弟任之。亦起軍二萬，期會之地。札木合弟定之可也。成吉思歸，卽遣合撒兒別，勒古台使於札木合。

札木合、札只刺歹氏亦稱札荅闕氏。

闕秘史一作刺西書譯音如朱里耶特或作拙里阿惕蓋涉秘史沼兀列亦惕而誤

按沼兀列亦惕爲孛端察兒正妻從嫁之婢所生子，而札木合之先人。札只刺歹則孛端察兒所虜兀良合眞孕婦所生之子。一族所出全異。其先人札只刺歹，遼史天祚附紀大石林牙西奔時會十八部族於北庭都護府中有一部曰茶赤刺與札只刺音近。然紀於康國元年大石林牙斡命茶只刺部禿魯耶律燕山爲都部署。禿魯之義謂頭人。燕山旣氏耶律，則是西遼宗室而札只刺歹係蒙古種人，不當以燕山爲之長。以此又疑燕山所部之茶赤刺非札只刺歹之族，或者燕山實札只刺歹以西遼功臣而賜以國氏者歟。若元史孛徒傳之札只刺歹時代在後，必非一人。蒙兀始祖孛端察兒所略札兒赤兀，惕阿當罕兀良合

眞婦人之子也。此婦被略前已有娠，至孛端察兒家未幾免身生。

一子命名札只刺歹。義謂它人子。札只刺歹生土古兀歹。土古兀

歹生不里不勒。赤魯不里不勒。赤魯生合刺合答安。合刺合答安

生札木合。故札木合與成吉思所出異。而見爲同宗。乞迷亞可丁以札木合爲合不勒汗

之後人是誤認合必赤爲合不勒不足辨札木合少孤及長。雄勇有大志。能用其民。時人以

爲賢。稱之曰辭禪。謂尼布楚境內幹建牙幹難豁兒豁納。黑主不兒當在今俄屬捏爾

部族頗附之。及是合撒兒別。謂尼布楚境內幹古台至。致成吉思之詞曰。昨三種

蔑兒乞來寇。毀我家。虜我妻。此仇不報。吾恥之。安荅與我同宗。亦

安荅之恥也。何以教我。并述脫幹鄰。勒之言以告。札木合曰。帖木

眞安荅失妻。吾亦間而痛之。必與同仇。勦彼兀都亦惕。句兀洼思

合阿。楊三種蔑兒乞。拯孖兒帖兀眞以歸。今日敵情。盡在吾目。

彼間拊鞍擊輦。卽驚之脫。黑脫阿。諭其在不兀刺客額列。釋地詳成吉思本紀注佩

囊韃。搖曳爲盜之歹。亦兒兀孫。蓋卽今所在幹兒洄辭涼格二水閒。

塔勒渾阿刺。勒塔勒渾阿刺義謂水島今鄂爾在若蓬蒿。藉風與黑林爭

坤色楞格兩河閒之布龍山也

長之合阿台荅兒馬刺喻其柔弱不能自立能倚他人之勢與強鄰爭在合刺只客額列界圖恰克圖西烏道

四百里許真達河北岸有地名哈刺宋斯喀雅即此又胡刻圖土謝圖汗中左末旗有哈爾集蘇台河南流入色楞格河哈喇宋哈爾集皆合刺只之異譯吾屬用猪鬃

艸葉如建蘭青色較淡厚若菰在堅韌結筏潛渡勤勒豁沐漣界圖赤奎河清內府圖楚庫河直擣

蒙兀名撒兒刺伯顏馬牛羊不食脫黑阿庭彼族可盡虜也為我歸報帖木真安荅且復於脫幹

鄰勒兄吾不日祭旄纛厲兵秣馬請脫幹鄰勒兄起軍踰不兒罕

合勒都納都納二字急讀成義合勒敦山勢峻落之形矢行經帖木真安荅牧地與之合期我

於幹難源字脫罕字幹兒只之地界圖車臣汗部西北界上第十九卡倫曰巴爾濟第二十卡倫曰巴爾濟堪即其地吾

自此閒上馬逆幹難河西上安荅舊部錯居吾地者簡之可得萬

騎吾自發萬騎凡二萬騎總帥之以來至彼字脫罕字幹兒只會

師毋後期也合撒兒別勒古台以札木合之言歸報成吉思且告

脫幹鄰勒於是脫幹鄰勒自將萬騎命弟札合敢不別將萬騎踰

不兒罕合勒都納指客魯漣河不兒吉之地進發不兒吉客魯漣游兩岸之地成吉

思卓帳不兒吉適當孔道探知脫幹鄰勒軍自此過慮妨其行徹

營讓道逆統格黎克至塔納小河邊清內府圖有特納河源出巴爾喀嶺即不兒罕山東北流百里入客魯倫河按特納

即塔納異文
漢言珠也

依不兒罕合

勒

都納山陽暫駐自彼起軍比脫幹鄰

勒

札合敢不至乞沐兒合河

清內府圖作齊母爾喀西北流入敖嫩河之漂水
秘史蒙文稱乞沐兒合豁兒合下三字義謂小水

阿因

勒

合刺合納

地名見秘史上三字義謂營下
四字義謂黑檀廬牆今圖不著

止軍時成吉思與之相合既合

進向期會地孛脫罕字幹兒只至則札木合已先至三日矣札木

合遙見脫幹鄰

勒

札合敢不成吉思等軍來令已二萬人整列以

待成吉思等亦整軍而前彼此互認畢札木合言始吾期會不避

風雨我達達輩一諾如誓後何也脫幹鄰

勒

媿謝曰吾不意後期

不敢逃札木合弟之責札木合意平師遂進宵濟勤

勒

豁徑擣不

兀刺毀脫

黑

脫阿穹廬及其所奉忽都

黑

神之帳殿

忽都黑義謂福神
据此可知萬兒乞

人一般宗教信仰秘史云將脫黑脫阿的妻子百姓盡絕虜下果爾它年王罕再
攻蔑兒乞何以又殺其長子略其妻女降其二子即前後事實抵觸特刪正之

虜獲甚多脫

黑

脫阿之妻亦被掠師至時脫

黑

脫阿方寢本可掩捕因勤

勒

水瀕蔑兒乞漁獵者馳告其主脫

黑

脫阿睡夢中驚起與互亦兒

兀孫罄身循僻涼格河遁入巴兒忽真之隘以免成吉思於逃民

中求得孛兒帖即夜使人告脫幹鄰

勒

札木合謂吾所求者已得

可且休軍。無事夜追也。師遂止。是役也。獲合阿台。答兒馬刺。械送不兒罕山。前襲成吉思之蔑兒乞。三百人悉被殺。其妻女少艾者。分賜部眾為妻。餘以為奴婢。事畢。成吉思感謝脫斡鄰。勒札木台。曰。賴吾罕額赤格。札木合安答之力。及皇天后土威靈。秘史蒙文此下列亦惕拙額客額禿格捏古兒格周上句旁解天行被提着下句解母地行被到着合而言之如云賴上帝提擄得至母地也。按成吉思之母訶額命先嫁脫斡鄰。脫阿之弟也。客赤列都故認不兀刺。甸為母地。那珂通世云。以父天母地故稱敵之國土為母。以見非藉天之力不能到之意。其說迂曲。乞迷亞可丁書謂也。客赤列都實帖木真之父。因訶額命為也。速該掠歸數月後。即生帖木真。故疑帖木真為也。客赤列都血胤。然筆書無徵。男子深仇得雪。蔑兒乞心膽已破。位已空。謂脫斡鄰

地而親戚已為吾屬所廢。秘史謂殺死為廢了餘者奴虜之。吾屬歸時。可更擾其

完善之區。遂合軍緣道摧毀蔑兒乞石屋。秘史蒙文緯兒罕格兒蓋山。以亂石為牆之屋。旁解僅稱房子義

不備今掠其美婦女。由幹兒洄僻涼格二水間塔。勒渾阿刺。勒退軍

改正之脫斡鄰。勒與札木合敢不歸土兀刺黑林。成

吉思從札木合歸。幹難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建牙與之同牧。先是

成吉思十一歲時。於幹難河冰上與札木合擊髀為戲。札木合以

麕髀為贈。成吉思酬以銅灌之髀。秘史蒙文石阿旁解髀石楊賓柳邊紀略曰。寧古塔童子相戲。多剔麕麕鹿鹿腿前骨以錫灌

其窺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枝多者千少者千百各盛於囊歲時閒暇雖壯者亦為之噶什哈為女真語與蒙古語石阿音異而譯為髡石則同其

後春日二人各以小木弓校射札木台以二歲童牛雙角膠成之

鳴鏑

秘史蒙文語多里旁解驥頭又約里顏旁解自響驥頭按即匈奴所謂鳴鏑也

贈成吉思成吉思以柏端之鳴鏑

報之如是兩次結為安荅安荅者華言交物之友也釋見秘史旁解及是二

人追憶兒戲時事重相親愛因言間諸故老既為安荅即同生命

一遇急難彼此相救宜若手足之護頭曰吾二人本有故交今益

厚矣於是成吉思以所獲脫黑脫阿之金帶繫札木台腰腰以累

歲不字之黑髮尾牝馬札木台報以所獲互亦兒兀孫之金帶及

角如童殺之白驥是日張宴忽勒荅合兒崖前松林下前忽圖刺稱汗於此夜

闌薄醉二人同被而眠如是相處者年餘之迷亞可丁卒有八月札木台為人多

智數所謀百折不回成吉思則以寬大得衆心兩雄竝立外雖相

親內實相忌會首夏既望舉部逐水艸移徙將以避暑黎明起二

人徒步車前札木台曰帖木真安荅安荅重呼安荅欲其深省我等今若依山

而營馬羣且蹠踏帳幕牧馬者臥不得安即徙澗旁羊羣且吸枯

澗水牧羊者。喉不得潤。奈何。

以上參秘史蒙文及乞迷亞可丁書譯文而成。意謂二人同牧羊。畜蕃殖無地。足以容之。隱諷

宜析居明譯秘史云。咱每如今挨着山下放馬的得帳房。住挨着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意適違反。

成吉思聞之。默然止不前。

札木合逕去。須臾。訶額侖至。成吉思以札木合之言告曰。兒不省

其意云何。敢問吾母。訶額侖未及言。孛兒帖進曰。人謂札木合安

荅喜新厭故。果然。今已厭薄我等矣。彼嚮所言。得毋有相圖之意

耶。我等不可復留。不如善與分離。乘夜兼行去之。成吉思以爲然。

卽夜遵來時道路西行。至合刺只魯堅小山。闊闊納浯刺邊駐牧。

歲已酉。阿勒

壇忽察兒等公推成吉思爲汗。

小汗也。歲丙寅始進稱成吉思可汗。則衆汗之汗也。

遣

塔孩速客該二人告卽位於脫斡鄰。

勒脫斡鄰

方睦於成吉思。

聞之喜曰。若等推吾子帖木眞爲汗。甚善。汝忙豁侖

卽蒙元兒異文

無其主。

誠不足以圖存。願若等毋自違初議。毋自解結體。

蒙元語結口掌吉

毋自裂

衣領。

衣之有領。猶部族之有汗。

同時亦使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告卽位於札

木合。札木合曰。歸語阿勒壇忽察兒。汝等於帖木眞安荅及我二

人間。何故戮腰。極肋

喻讒

而離間之。當安荅與我同心共居時。汝等

胡不卽立爲汗。今日此舉其意何居。汝阿勒壇忽察兒旣自言効

忠於我安荅其始終善事之。札木合之意甚不慊成吉思之稱汗。

已流露於辭氣之間。其後札木合之弟給察兒史錄僅稱爲部人此從秘史稱弟但札木合臨死自

言無兄弟疑此給察兒非其親弟盜成吉思麾下拙赤荅兒馬刺錄作捌只塔兒馬刺馬羣被其追

殺。札木合遷怒成吉思遂有荅闌巴渤渚納之戰。語在本紀。是役

札木合雖戰勝。部族仍有離叛之者。而脫斡鄰勒成吉思之交日

親先是金主璟信讒言殺其叔父鄭王允蹈國名銀朮可事在明昌四年允蹈子石

古乃大金國志所謂愛王大辨卽石古乃傳聞之誤戍東北當在今吉林間信舉兵。塔塔兒酋蔑古眞辭

兀勒圖叛應石古乃。歲丙辰金丞相完顏襄行省事於臨潢討之。

塔塔兒者遼史所謂阻卜。金史所謂阻鞑者也。阻卜阻鞑對音爲哲卜蒙兀語梅鉢箭以其善射故

名此種人爲唐時突厥沙陀部遺族與汪古惕同稱白達達其部游牧拙克拙兒句赤忽兒古兩山間出

入金源春泰臨潢邊叛服不常。成吉思之父也。速該曾爲其所毒

害。至是與金師戰敗於客魯漣下。遊其衆逆浯渤札河西潰語渤札之對音

爲完澤譯言吉慶成吉思欲乘此復父仇與脫斡鄰勒同發兵會金師夾攻

之殺蔑古眞薛兀勒圖完顏襄論功檄授成吉思札兀惕忽里

釋詳成吉思本紀注更承制授脫斡鄰勒為夷离革釋詳成吉思本紀注夷离革金爵猶漢

言王蒙兀言罕王罕之稱自此始也錄作汪可汪元史作汪罕源流作翁汗當是時王罕

大軍在外其弟額兒客合刺前亡命乃蠻者借亦難察必勒格罕

兵乘虛復國比王罕凱旋而歸與戰不勝棄衆西奔垂河河名見秘史清內府

圖作吹河界圖作楚河在今俄屬七河省有三源北源曰大克賓河出阿拉烏嶺南源出特穆爾圖淖爾合而西北流入阿克莫林斯克瀦於沙為薩烏瑪勒庫里湖依西遼

末主直魯古西遼天禧十九年札合敢不分竄金邊兀忽都之地兀忽都地名華言金蓮川以地

產金蓮花故名屬金桓州元史世祖本紀云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遂南駐兀忽都之地即此親征錄稱漢塞之閒地在今獨石口外西音如察富古特王罕在西

遼不得志鬱鬱思歸未稔背直魯古而逃秘史謂不及一載則王罕以丁巳年去西遼東歸也經畏

兀唐兀邊中道糧匱僅餘五乳羊以繩禁羔口奪其乳為食沙漠

乏水刺橐佗血飲以止渴單騎眇一目之黑鬣黃尾馬輾轉至古

泄兀兒納活刺今唐努烏梁海之庫蘇古爾淖爾本王罕祖父以來所居故地困甚使人告難於成吉思成

吉思遣塔孩速客該二勇士往援之又身至客魯漣源不兒吉之

地迎勞與歸供給良備其弟札合敢不先已歸自金邊在成吉思

所仍帥部族還事之秘史元史親征錄並未言額兒客合刺下落歲戊午秋成吉思伐兀都亦

惕蔑兒乞與脫黑脫阿戰於木魯徹薛兀勒大勝之肆掠其羊馬

貲糧廬帳而還悉以餽王罕由是王罕勢漸振己未明年王罕不謀

於成吉思獨帥師襲蔑兒乞於不兀刺殺脫黑脫阿長子脫古思

別乞掠忽禿黑台句察阿倫二女竝誘其次子忽禿亦作忽都赤刺溫帥

所部來降脫黑脫阿又遁入巴兒忽真脫古門王罕大獲而歸盡

私所有於成吉思一無所貽辣施特書記成吉思受金官察兀特忽里時年四十推得為甲寅虎年王罕奔哈刺乞購在乙卯兔年其歸在丙辰龍年成吉思戰蔑兒乞於孟察之地在丁巳蛇年王罕自攻蔑兒乞於不兀刺在戊午馬年今既据金史紀傳攷知完顏襄平阻撓事在丙辰以此推知王罕奔西遼即在丙辰秋其東歸在丁巳秋成吉思木魯徹薛兀勒之役在戊午年王罕自襲脫黑脫阿於不兀刺事在己未年也是年秋與成吉思聯軍襲乃蠻北

部於兀魯黑塔黑其酋不亦魯黑踰金山南走追戰於乞溼勒巴

失之野大敗之冬乃蠻南部驍將可克薛兀撒卜刺黑軍於巴亦

荅刺黑別勒赤兒要我歸路王罕成吉思以凱旋之師至未交綏

而日已莫各擇地駐營約詰朝與戰王罕度不敵即夜難火空營

潛引其軍逆合刺泄兀勒水以去水名見秘史釋見成吉思本紀貝勒津譯辣施特書謂移營於貝亨郭闊蘇山首與秘史元史

親征錄特異洪侍郎謂恐譯音有誤
遂渾稱潛引其衆他徙不著地名
時札木合已謬與成吉思重脩舊好在

其幕下味爽遙辨王罕軍旄纛搖曳離舊處知有異即背成吉思

追從而謂之曰帖木眞安答曩曾與乃蠻閒使往來今彼逗撓不

前始降乃蠻矣罕罕我不云乎我於君是白翎雀合納翁解白翎雀我

之安答告天雀也秘史蒙文鶻勒都兀兒翳解告天雀兒白翎雀和鳴同棲秘史蒙文合翼魯

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今參取其意成文告天雀一噪而散茅元儀武備志韃靼方言曰天兒北語

之音爾雅釋鳥鵲夫鵲郭注天如鵲雀色似鵲好高飛作聲江東呼爲天鵲正字通鵲俗呼告天

鳥其鳴如鸛形醜善鳴聲高多韻至順鎮江府志鵲又名告天似雀而稍大愈鳴則飛愈高力

乏則自空投地伏於艸中方潛隱夢園叢說曰天子栖海濱叢艸之中遇天色晴明飛鳴直上雲

霄連綿不已翻身而下終朝若是皆足爲告天雀之証札木合以此鳥喻成吉思善翻覆也元史

本紀云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

帝心不可保也辣施特書云我族人如寒暑異棲之爲乎將他適矣我如白翎雀久棲不去意同

元史與秘王罕麾下宿將兀卜赤黑台古鄰把阿禿兒兀卜赤黑台原注

史微異取以贖面古鄰面赤故以是稱之帝亦曾用此果染面間而斥之曰既爲兄弟

又爲安答奚出此言然王罕爲所惑竟去不顧王罕之去秘史並不

即額垓兒阿勒台谷子也按合刺泄元渤之源與鄂魯爾別源雅瑪特言其取何道其實

水止隔一山其山口即名雅瑪特今界圖正有一綫通道必由此無疑天旣明成吉思

兒王罕已去亦端輓北度額垓兒阿勒台別赤里別勒赤里東歸

谷口之義

撒阿里客額列

即元史所謂薩里川哈老徒行宮所在直客魯連河曲外西南

王罕子你

勒合

史錄作亦刺合

與札合

敢不殿輜重行緩最後至額垓兒阿

勒

合谷口

撒卜刺

黑

追及盡

奪其眷屬輜重并掠帖列格禿阿馬撒刺王罕部下人畜之半以

去

你

勒

合札合敢不僅以身免奔告王罕王罕已歸土兀刺命你

勒

合將已中軍偕迪吉火力亦禿兒堅

句

巴兒忽歹蓋塔兀二將

返鬪且遣使乞援於成吉思成吉思雖怨王罕然慮乃蠻勢盛王

罕衰亡禍且及已乃遣孛斡兒出等赴援

秘史親征錄元史本紀及疎施特書均稱四傑同赴援其字羅忽勒

赤老溫二人之疑已辨於成吉思本紀注即木合黎一人是役果在行間與否亦未敢確定蓋木

華黎舊傳雖稱太祖遣木華黎及博爾朮等救之東平忠憲碑固未敘及是役疎施特書下文所

述孛斡亦止孛斡兒出一人未及木合黎今故以等字渾言之

未至之頃你

勒

合追及撒卜刺

黑

忽惕之地與戰又為所敗蓋塔兀成禽你

勒

合乘跛足傷馬而奔

正危急孛斡兒出遙望見其狀疾馳趨你

勒

合以所乘馬授之而

自騎所假成吉思馬曰乞赤不刺者簡援師精銳與你

勒

合殘眾合勢突前乃蠻狃於新勝輕驕不設備孛斡兒出等進戰大敗之盡

返敵所掠於王罕王罕深德成吉思曰昔彼父嘗救已失之民還

我今是子復遣四駿來援

四駿最有名史臣慣並稱是役雖止亭幹兒出一人亦以四駿統稱

賴天地之靈乃

蠻奔潰此恩此德銘諸肺腑沒齒不忘乃蠻既去成吉思謁王罕

於土兀刺黑林愬其衷曲曰乃蠻爲吾父王罕深仇

王罕前爲乃蠻所逐加有是役其仇

視乃蠻實應較成吉思尤深乞迷亞可丁書原作乃蠻爲吾深仇似誤今酌改

而吾宗之仇我者亦甚衆彼常唆泰亦

赤兀

惕

及它諸族之嫌我者窘我卒以吾二人訴台無閒凶談遂

哀以是知吾二人始終相保雖多仇莫能害也諺不云乎輔車相

依唇亡齒寒父王罕諸弟日夜謀所以奪父民據父地父王罕苟

無我必爲所害卽桑昆安荅彼輩亦必不容之事雖未有端倪勢

固可逆料也我願爲桑昆後援竭力同事吾父王罕父王罕於意

云何我則思之孰矣我若失父王罕之援衆憾必起而圖我然我

亡而父王罕孤立亦且爲仇所乘欲求安全舍深相結無它道也

今我二人交方親故敢剖心以告設父王罕能承我爲子者則百

事可胥定矣王罕感其言獨居深念

自乃蠻既去以下至此采自乞迷亞可丁書

曰吾老且死

似此雀羣紛飛之部衆異日誰主諸弟不德不足以付大事

乞迷亞可丁書